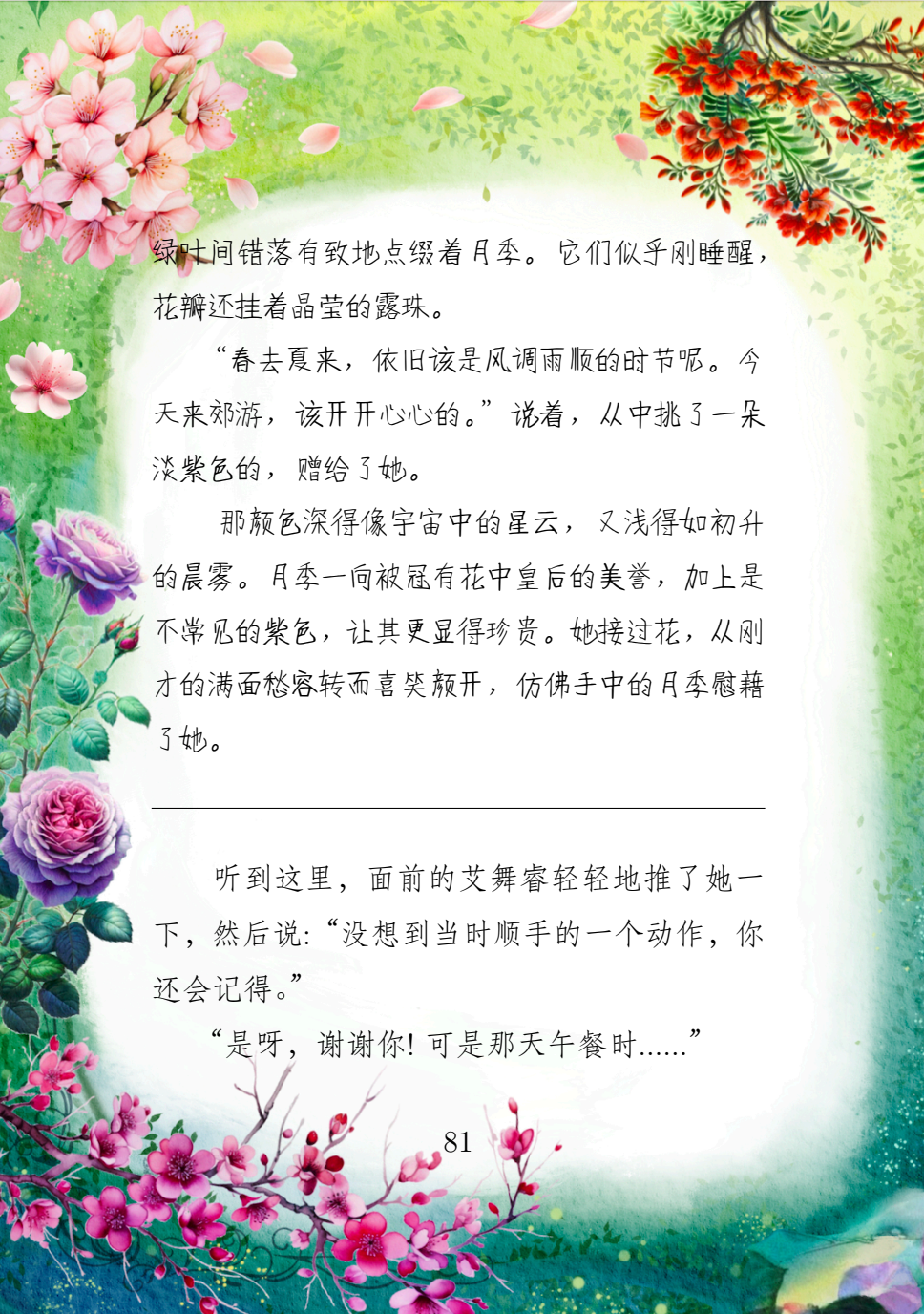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六章

鸢尾宿命

不久之后，便迎来了学校组织的郊游日。老师和学生们搭校车去了海边的一所水族馆。室内有点闷，弥漫着海水的咸腥味。萨波丽娜望着鱼儿在缸里辗转徘徊，最终只能随波逐流，这一幕勾起了她一个月前的记忆。她深感悲哀。恰如鱼儿只能被囚禁在鱼缸里，那段她所珍视的情谊或许也只能停留在过去。而那些美好最终会化作一个个小气泡，消散在诺大的世界里。她抬头环顾四周，和阳春三月的满园春色不同，初夏时节碧草如茵。一切早已物是人非，仅剩她还立在风中静候佳音。

一转头，艾舞睿缓缓走来，手中捧着一束花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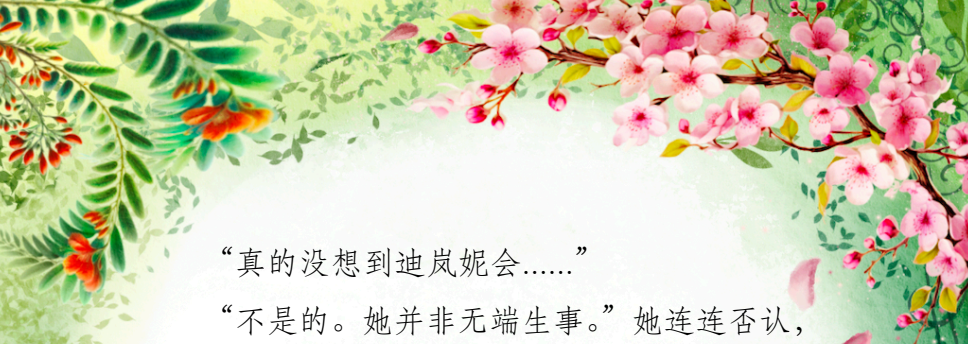
绿叶间错落有致地点缀着月季。它们似乎刚睡醒，花瓣还挂着晶莹的露珠。

“春去夏来，依旧该是风调雨顺的时节呢。今天来郊游，该开开心心的。”说着，从中挑了一朵淡紫色的，赠给了她。

那颜色深得像宇宙中的星云，又浅得如初升的晨雾。月季一向被冠有花中皇后的美誉，加上是不常见的紫色，让其更显得珍贵。她接过花，从刚才的满面愁容转而喜笑颜开，仿佛手中的月季慰藉了她。

听到这里，面前的艾舞睿轻轻地推了她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没想到当时顺手的一个动作，你还会记得。”

“是呀，谢谢你！可是那天午餐时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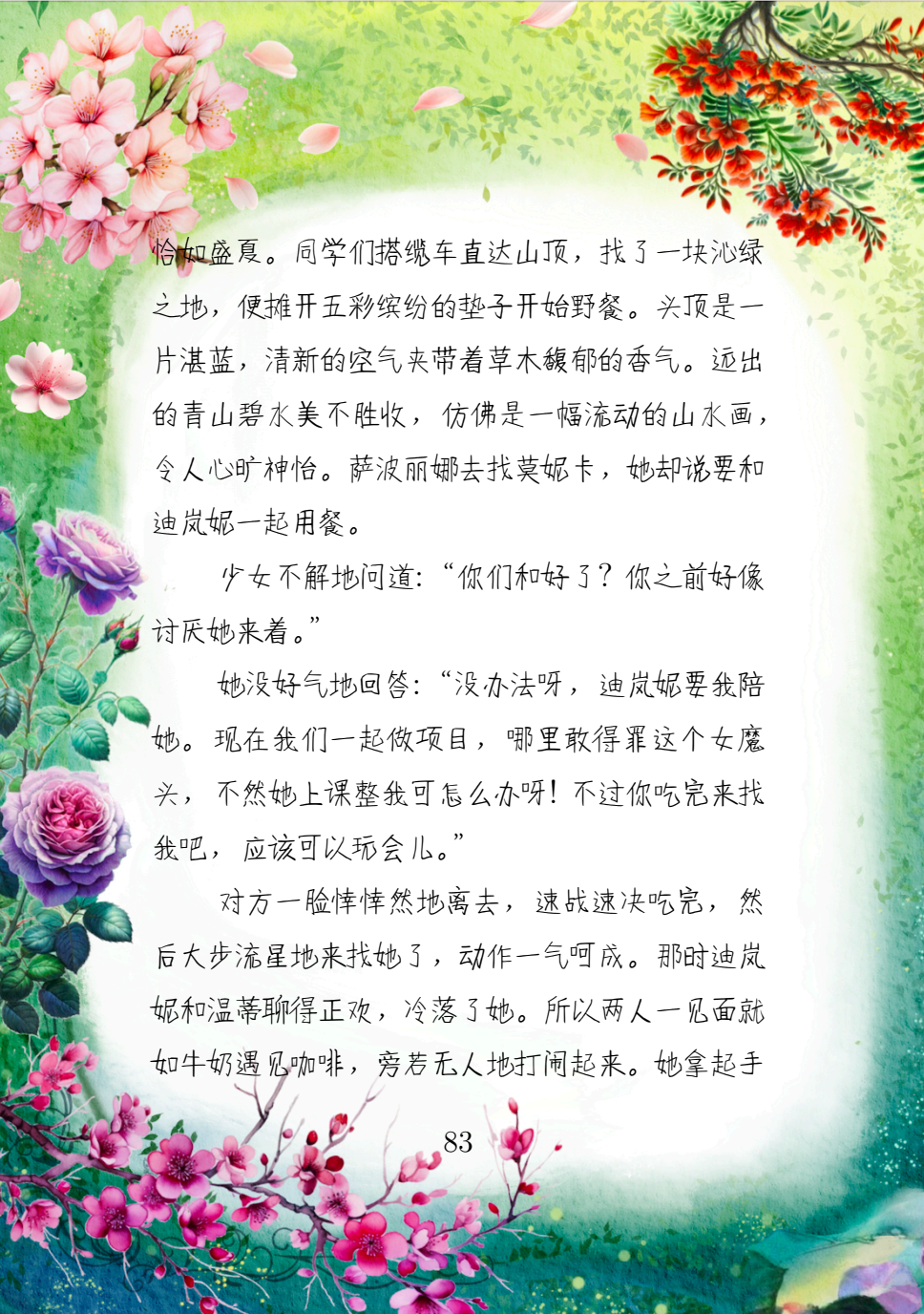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真的没想到迪岚妮会……”

“不是的。她并非无端生事。”她连连否认，说明道：“是莫妮卡的问题。迪岚妮一直当她是朋友，但她却坚称她们只是同学，甚至时不时地说迪岚妮的坏话。她这样的人品，十有八九在背后也是这样诋毁我的。那迪岚妮那天的过激反应也就解释得通了。只怪我太笨了，竟没看出人心叵测。”

身后的窗外，蔚蓝的晴空融入了一丝橙黄。夕阳西下，霞光透过远处几朵稀疏的云，把天边染得万紫千红，让人仿佛身处异时空。看着对方不明所以的面孔，她终于决定将那天的事和盘托出。

正午时分，头顶的太阳照得地面火辣辣地烫，




恰如盛夏。同学们搭缆车直达山顶，找了一块沁绿之地，便摊开五彩缤纷的垫子开始野餐。头顶是一片湛蓝，清新的空气夹带着草木馥郁的香气。远出的青山碧水美不胜收，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画，令人心旷神怡。萨波丽娜去找莫妮卡，她却说要和迪岚妮一起用餐。

少女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们和好了？你之前好像讨厌她来着。”

她没好气地回答：“没办法呀，迪岚妮要我陪她。现在我们一起做项目，哪里敢得罪这个女魔头，不然她上课整我可怎么办呀！不过你吃完来找我吧，应该可以玩会儿。”

对方一脸悻悻地离去，速战速决吃完，然后大步流星地来找她了，动作一气呵成。那时迪岚妮和温蒂聊得正欢，冷落了她。所以两人一见面就如牛奶遇见咖啡，旁若无人地打闹起来。她拿起手



机趁对方不注意按下快门，拍下一张丑照。

“喂！讨厌！你快点删了啊！”反应过来的少女迅速去抢手机，被她一个侧身躲掉。

“这照片多么有趣呀！我要给大家看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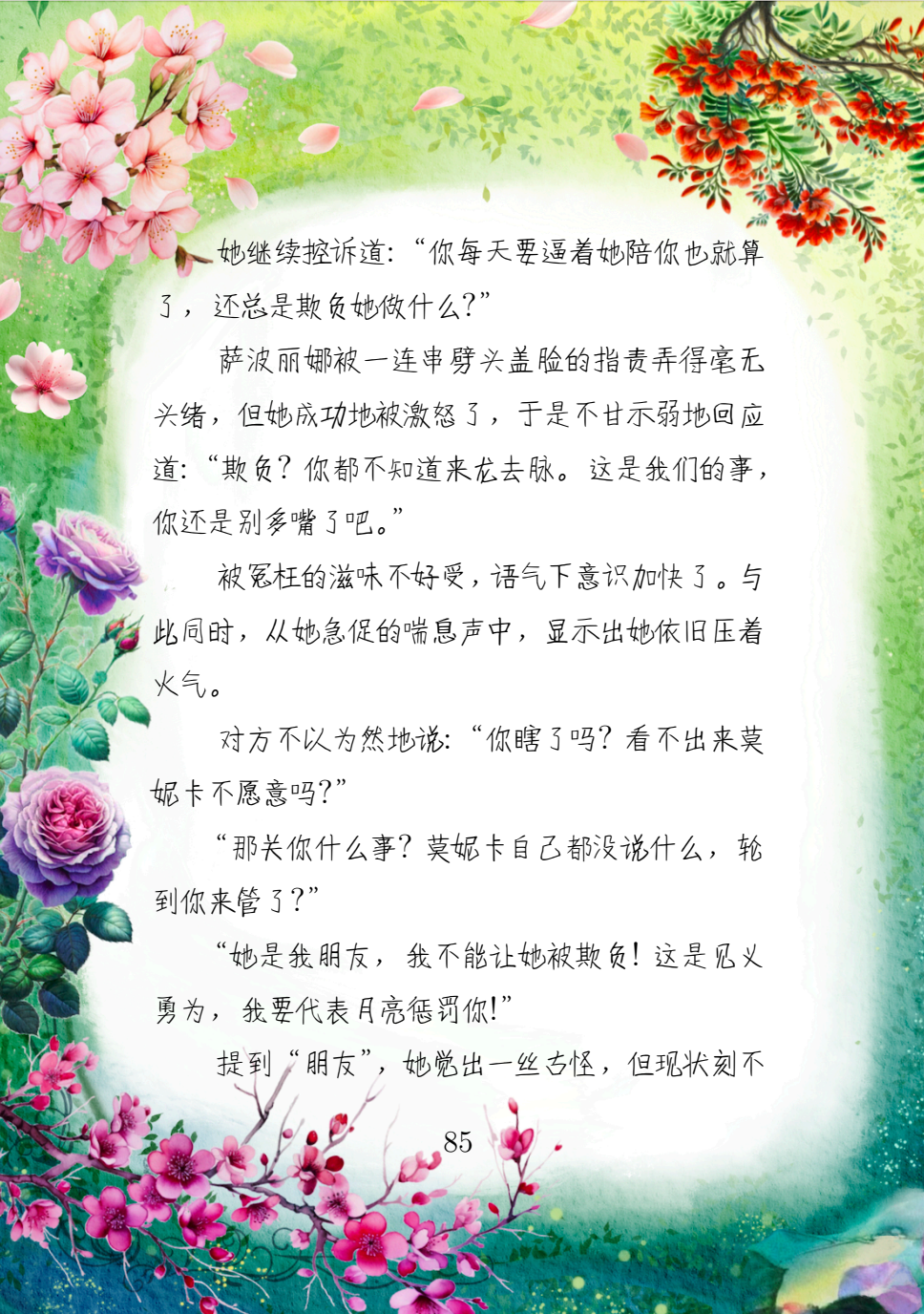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疯了吗？快把它删了！”

“不删，如果吉安娜看到的话，你和她说不定可以借着这个话题聊一下呢！你还要感谢我唉。”说完还不忘指了一下正在发呆的吉安娜，随后捧腹大笑。

她们一个追，一个跑，玩得不亦乐乎。

“萨波丽娜，你够了！！干嘛抢她手机呢？”一声呵斥划破和平的氛围，洪亮的嗓音在山谷间回荡，让事态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。

闻声，两人不明究理地回头。迪岚妮双手叉腰，怒目圆睁地藐视一切，仿佛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。



她继续控诉道：“你每天要逼着她陪你也就算了，还总是欺负她做什么？”

萨波丽娜被一连串劈头盖脸的指责弄得毫无头绪，但她成功地被激怒了，于是不甘示弱地回应道：“欺负？你都不知道来龙去脉。这是我们的事，你还是别多嘴了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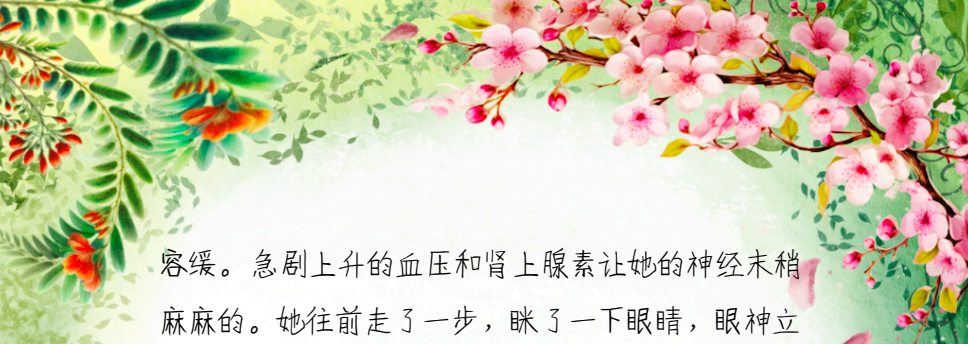
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，语气下意识加快了。与此同时，从她急促的喘息声中，显示出她依旧压着火气。

对方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瞎了吗？看得出来莫妮卡不愿意吗？”

“那关你什么事？莫妮卡自己都没说什么，轮到你来管了？”

“她是我朋友，我不能让她被欺负！这是见义勇为，我要代表月亮惩罚你！”

提到“朋友”，她觉出一丝古怪，但现状刻不




容缓。急剧上升的血压和肾上腺素让她的神经末梢麻麻的。她往前走了一步，眯了一下眼睛，眼神立刻变得尖锐又凌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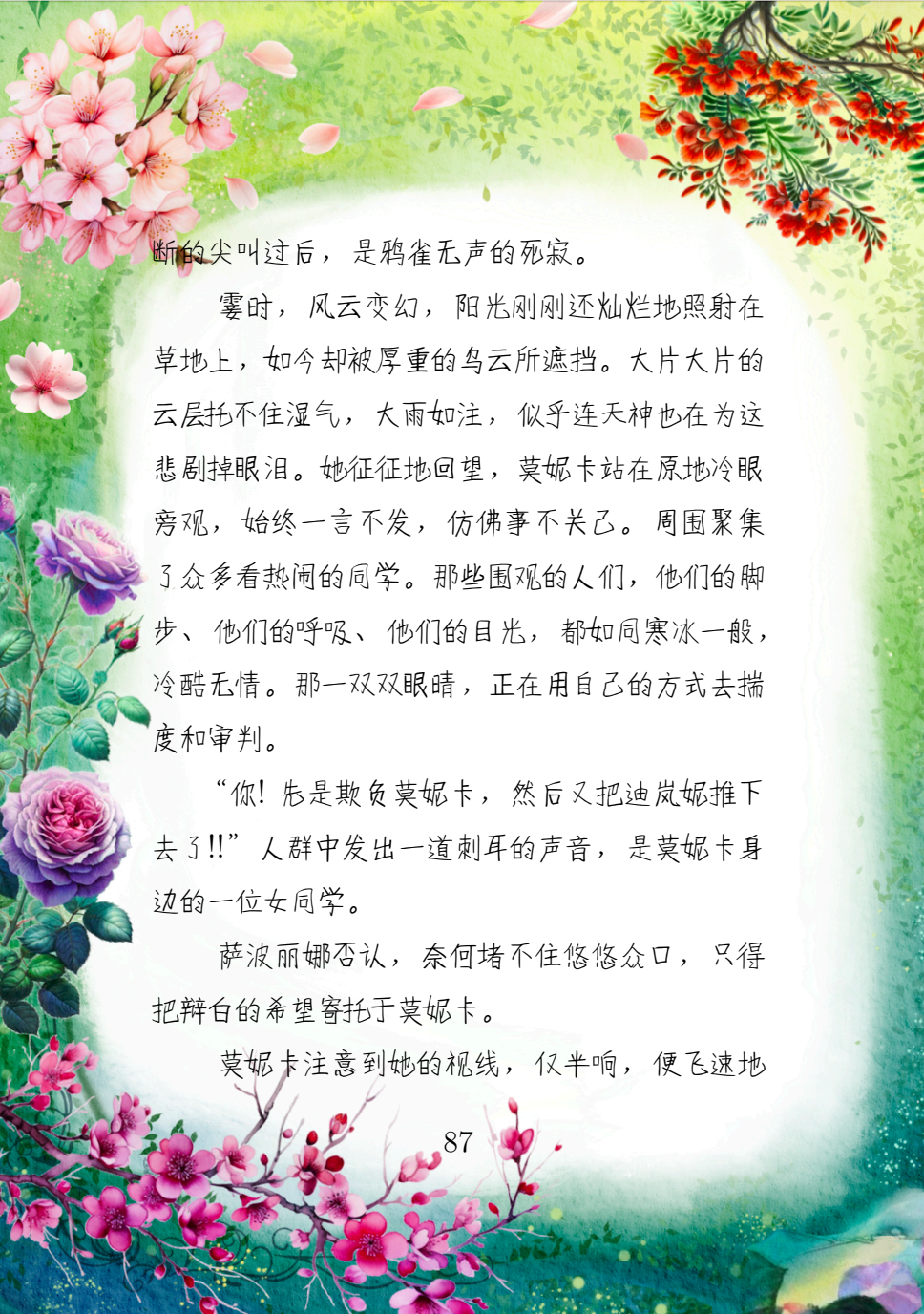
她冷哼一声，霸气地说：“你这叫多管闲事！你有什么资格来评判我呢？”

“你要干嘛？”语气略显慌乱。

她乘胜追击道：“你就别装圣母了，你又是什
么好人吗？”

她的脚步不由得逼近，眼中射出炙热的怒火。此时她已完全被愤怒支配，嘴上一句接着一句，句句直戳要害。每一个细节，从她脚下的碎石，到她颤抖的肌肉，再到她狰狞的面容，都显出一种霸气。迪岚妮被这架势吓得惊慌失措，张牙舞爪地胡乱比划，可惜无一人站出来救场。她一连后退几步，最后一不小心踏空，如同失重的花瓶，跌下悬崖。少女伸手试图抓住，奈何失之交臂。在延绵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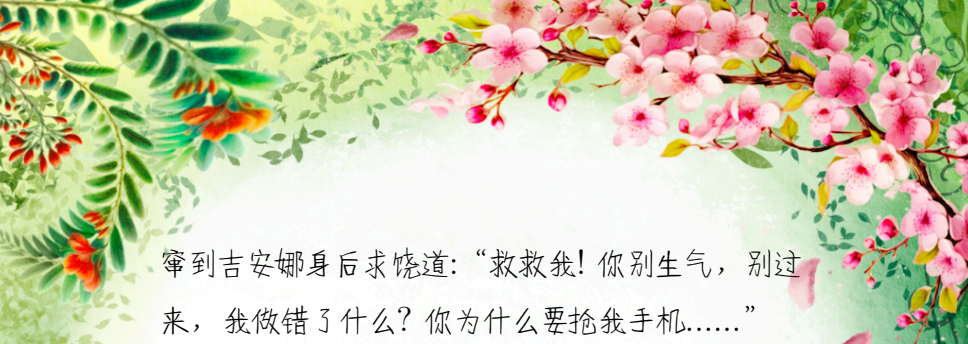
断的尖叫过后，是鸦雀无声的死寂。

霎时，风云变幻，阳光刚刚还灿烂地照射在草地上，如今却被厚重的乌云所遮挡。大片大片的云层托不住湿气，大雨如注，似乎连天神也在为这悲剧掉眼泪。她怔怔地回望，莫妮卡站在原地冷眼旁观，始终一言不发，仿佛事不关己。周围聚集了众多看热闹的同学。那些围观的人们，他们的脚步、他们的呼吸、他们的目光，都如同寒冰一般，冷酷无情。那一双双眼睛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揣度和审判。

“你！先是欺负莫妮卡，然后又把迪岚妮推下去了！！”人群中发出一道刺耳的声音，是莫妮卡身边的一位女同学。

萨波丽娜否认，奈何堵不住悠悠众口，只得把辩白的希望寄托于莫妮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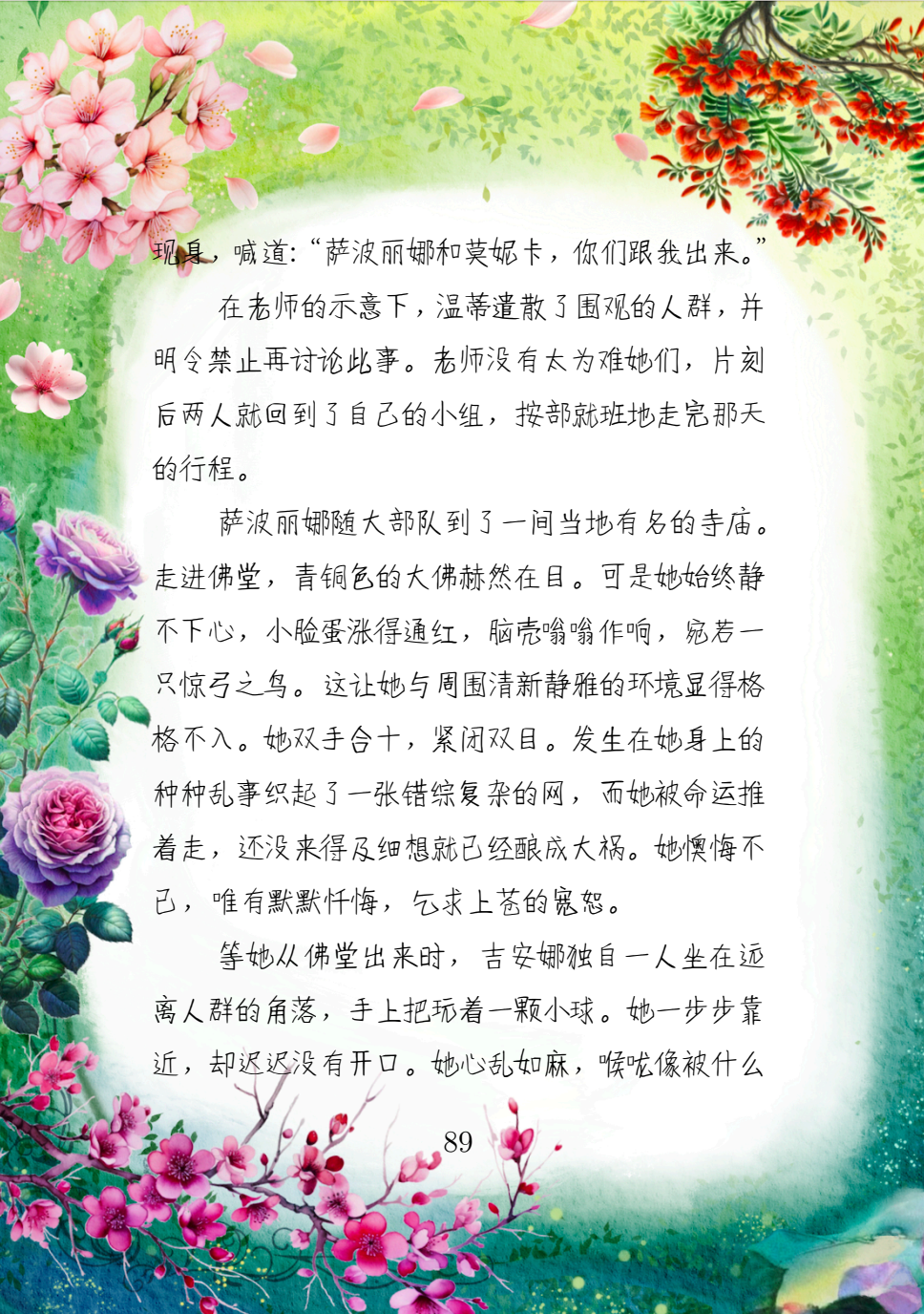
莫妮卡注意到她的视线，仅半响，便飞速地



窜到吉安娜身后求饶道：“救救我！你别生气，别过来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抢我手机……”

那声音十分娇弱，惹人怜惜。下一秒，她更是扑通一声跪在女孩前，嘴巴一张一合地说着什么。这算是做实了萨波丽娜的罪名，场面对她极度不利。在众议纷纭的议论声下，她百口莫辩。无力感顿时席卷全身，她呆若木鸡，空气似乎都凝固了。她仿佛坠入一个不见底的深渊，手脚止不住地颤抖。背叛来得猝不及防。莫妮卡还特意扭过头来，露出一个邪魅的微笑，手臂上牵牛花的纹身格外刺眼。那一刹那，记忆如走马灯般在她的脑袋里闪过，湿润了眼底。她彻悟了，给人致命一击的往往是信任的人。她紧咬嘴唇，不让泪水决堤。她们的感情即便有真心也是昙花一现。莫妮卡就像她自己最爱的牵牛花，看似纯良敦厚，却不宜深交。

“肃静！全部给我闭嘴！”布莱思老师从人群中




现身，喊道：“萨波丽娜和莫妮卡，你们跟我出来。”

在老师的示意下，温蒂遣散了围观的人群，并明令禁止再讨论此事。老师没有太为难她们，片刻后两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小组，按部就班地走完那天的行程。

萨波丽娜随大部队到了一间当地有名的寺庙。走进佛堂，青铜色的大佛赫然在目。可是她始终静不下心，小脸蛋涨得通红，脑壳嗡嗡作响，宛若一只惊弓之鸟。这让她与周围清新静雅的环境显得格格不入。她双手合十，紧闭双目。发生在她身上的种种乱事织起了一张错综复杂的网，而她被命运推着走，还没来得及细想就已经酿成大祸。她懊悔不已，唯有默默忏悔，乞求上苍的宽恕。

等她从佛堂出来时，吉安娜独自一人坐在远离人群的角落，手上把玩着一颗小球。她一步步靠近，却迟迟没有开口。她心乱如麻，喉咙像被什么



东西扼住了一样。她在脑海中寻遍所有的词藻，最终用沙哑的声音吐出三个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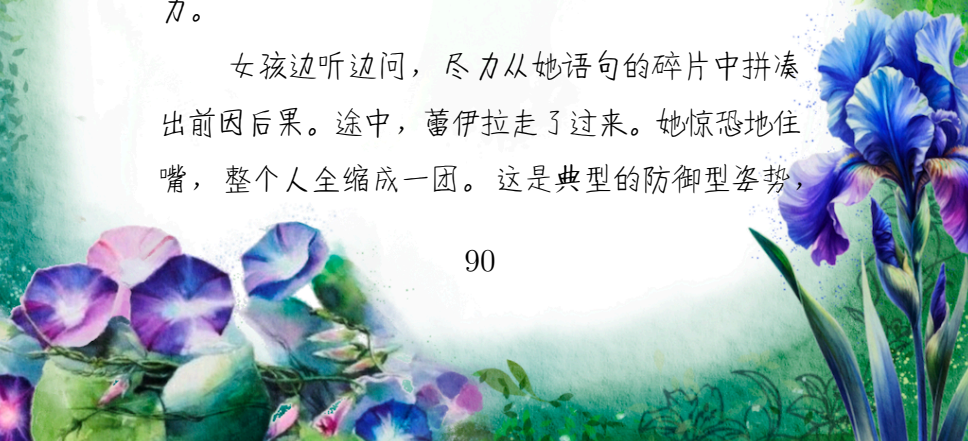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不起！”她低着头，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抽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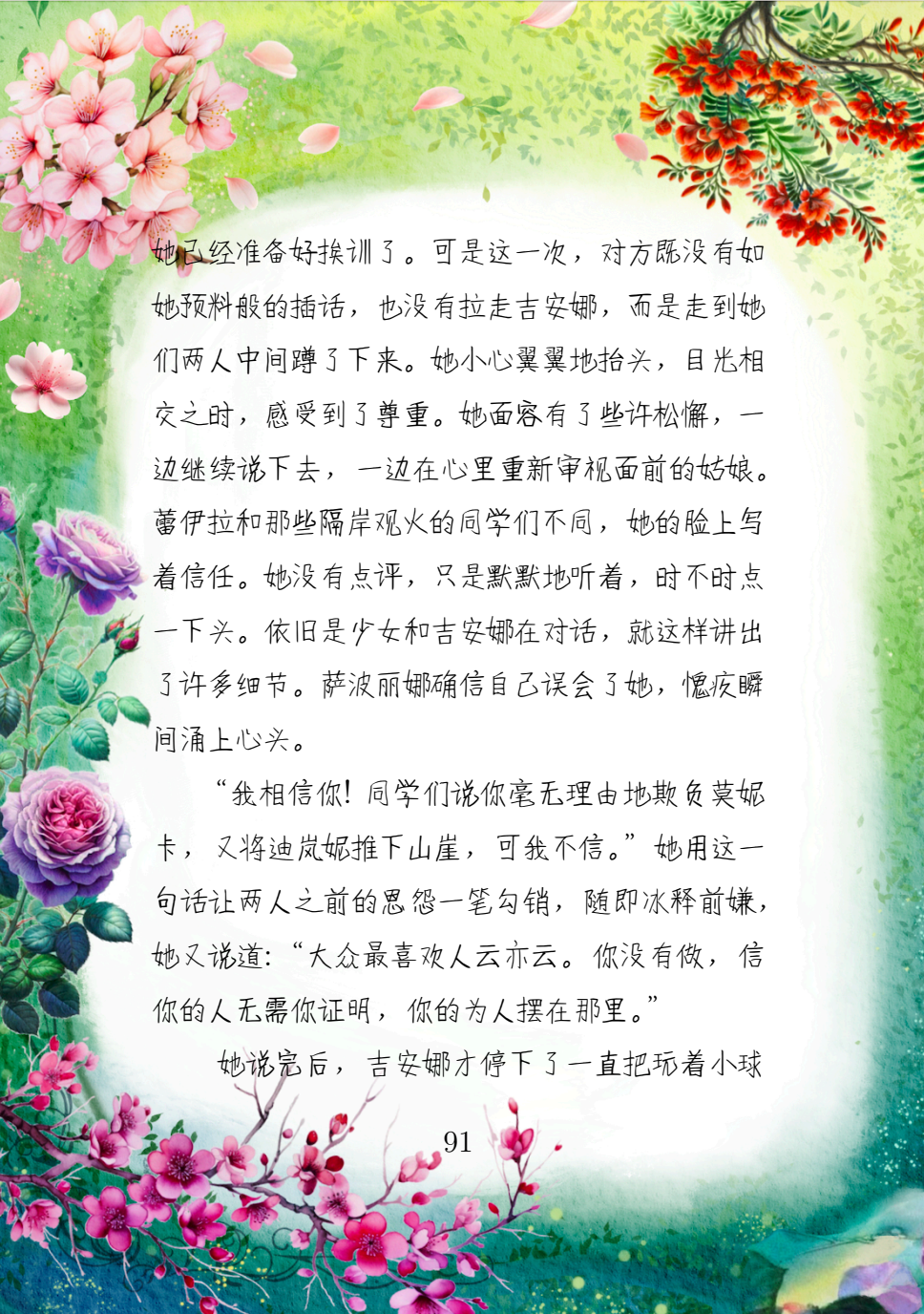
对方抬起头仰望着她，略感意外地问道：“为什么和我道歉？你和莫妮卡怎么了？你先坐下说。”

她才注意到自己由于过度紧绷，摆着臭脸僵在原地，像是来宣战的。她手忙脚乱地坐下来，双手抱着膝盖，目光呆滞。

“因……因为午饭的时候，因为莫妮卡，因为我，我们给你添麻烦了。”她支支吾吾地解释着，试图道出真相，但在那一刻，语言是那么地苍白无力。

女孩边听边问，尽力从她语句的碎片中拼凑出前因后果。途中，蕾伊拉走了过来。她惊恐地住嘴，整个人全缩成一团。这是典型的防御型姿势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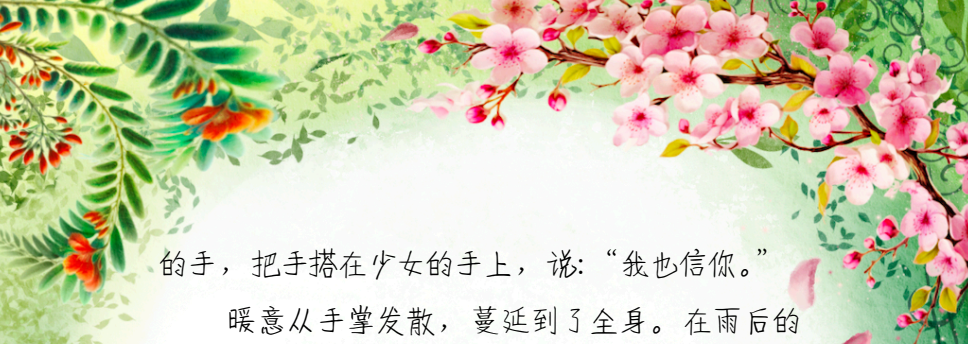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她已经准备好挨训了。可是这一次，对方既没有如她预料般的插话，也没有拉走吉安娜，而是走到她们两人中间蹲了下来。她小心翼翼地抬头，目光相交之时，感受到了尊重。她面容有了些许松懈，一边继续说下去，一边在心里重新审视面前的姑娘。蕾伊拉和那些隔岸观火的同学们不同，她的脸上写着信任。她没有点评，只是默默地听着，时不时点一下头。依旧是少女和吉安娜在对话，就这样讲出了许多细节。萨波丽娜确信自己误会了她，愧疚瞬间涌上心头。

“我相信你！同学们说你毫无理由地欺负莫妮卡，又将迪岚妮推下山崖，可我不信。”她用这一句话让两人之前的恩怨一笔勾销，随即冰释前嫌，她又说道：“大众最喜欢人云亦云。你没有做，信你的人无需你证明，你的为人摆在那里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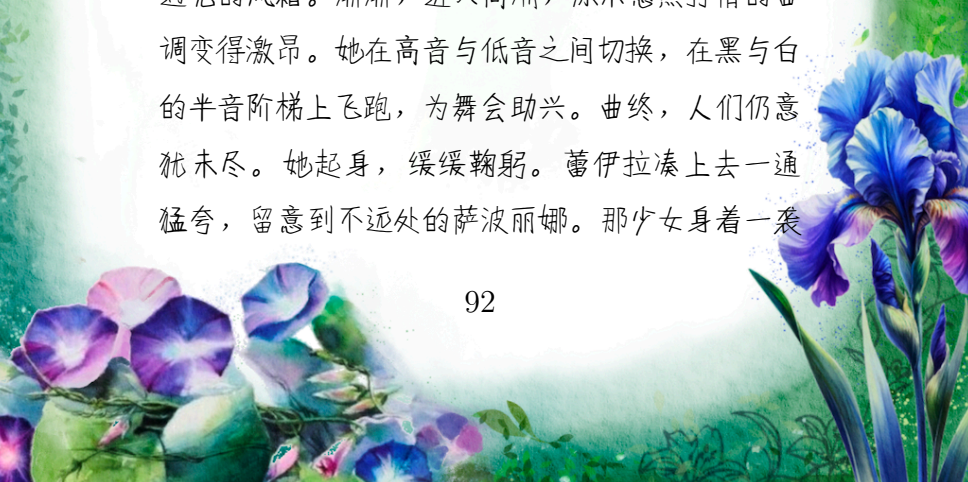
她说完后，吉安娜才停下了一直把玩着小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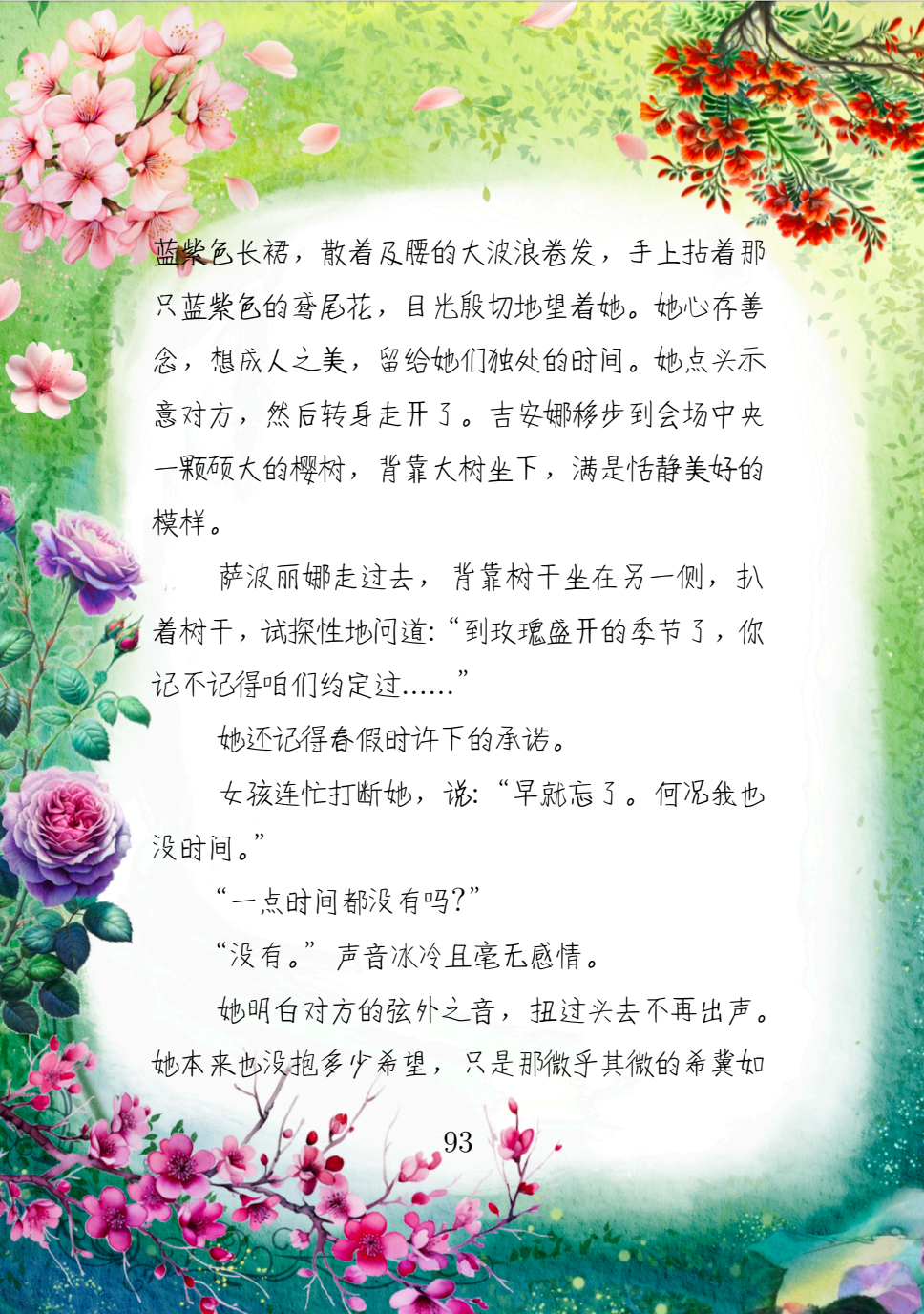


的手，把手搭在少女的手上，说：“我也信你。”

暖意从手掌发散，蔓延到了全身。在雨后的泥泞旁，她们围成了一个三角形，像是多年的好友。巴士回程的路上，迷雾逐渐散去，心态变得平和。

次日的晚上有个舞会，庆祝马上到来的黄金周。夜幕降临，富丽堂皇的会场里聚集了形形色色的人。远处传来悠悠扬扬的琴声，是吉安娜弹奏着钢琴。她拖地的粉色纱裙轻盈地飘动，与夜风形成完美的和谐画面。音符从她的指尖泄漏，像是流星划破夜空，流淌在暮色中。她用音乐述说着时光里遇见的风霜。渐渐，进入高潮，原本悠然抒情的曲调变得激昂。她在高音与低音之间切换，在黑与白的半音阶梯上飞跑，为舞会助兴。曲终，人们仍意犹未尽。她起身，缓缓鞠躬。蕾伊拉凑上去一通猛夸，留意到不远处的萨波丽娜。那少女身着一袭





蓝紫色长裙，散着及腰的大波浪卷发，手上拈着那只蓝紫色的鸢尾花，目光殷切地望着她。她心存善念，想成人之美，留给她们独处的时间。她点头示意对方，然后转身走开了。吉安娜移步到会场中央一颗硕大的樱树，背靠大树坐下，满是恬静美好的模样。

萨波丽娜走过去，背靠树干坐在另一侧，扒着树干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到玫瑰盛开的季节了，你记不记得咱们约定过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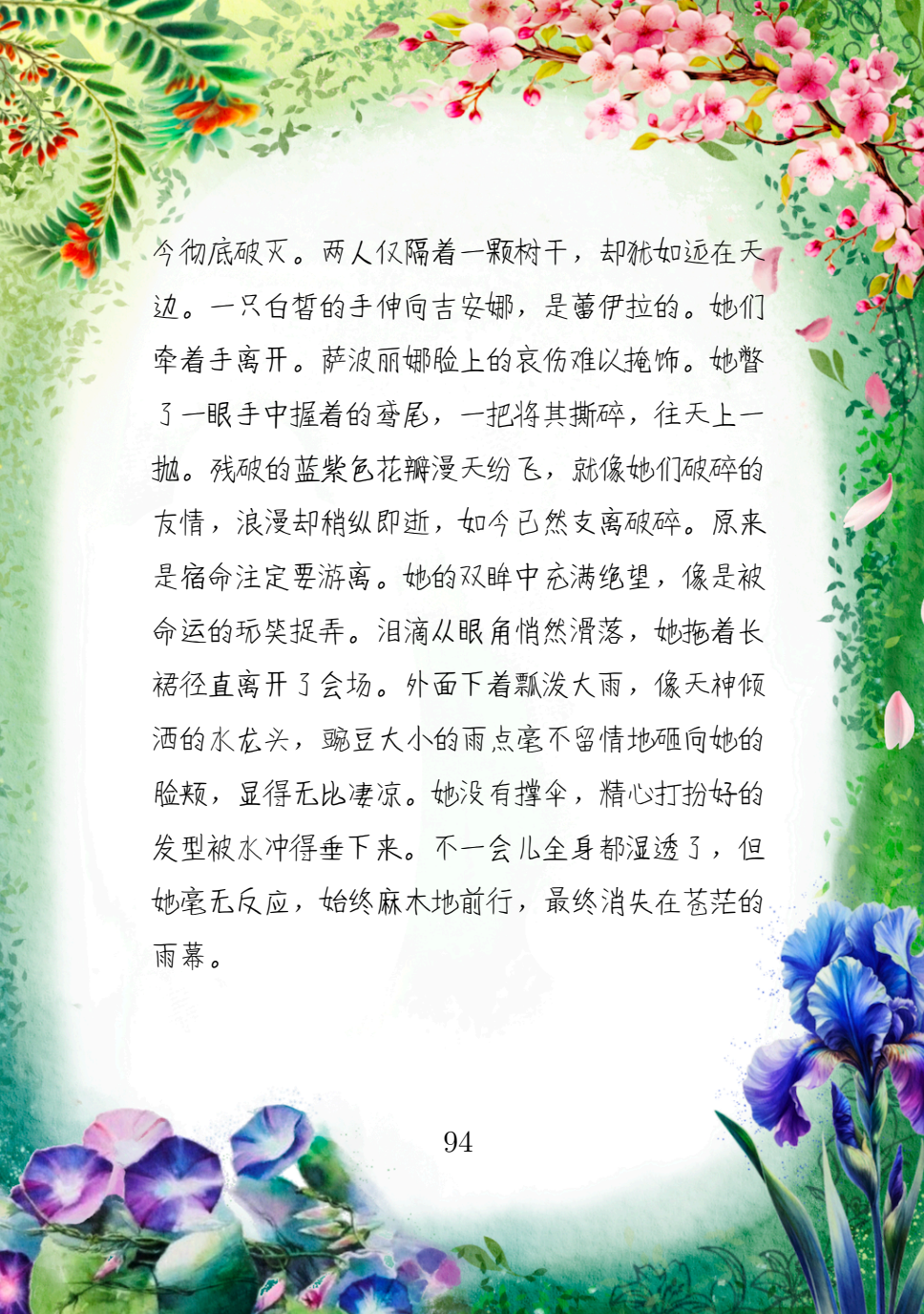
她还记得春假时许下的承诺。

女孩连忙打断她，说：“早就忘了。何况我也没时间。”

“一点时间都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声音冰冷且毫无感情。

她明白对方的弦外之音，扭过头去不再出声。她本来也没抱多少希望，只是那微乎其微的希冀如



今彻底破灭。两人仅隔着一颗树干，却犹如远在天边。一只白皙的手伸向吉安娜，是蕾伊拉的。她们牵着手离开。萨波丽娜脸上的哀伤难以掩饰。她瞥了一眼手中握着的鸢尾，一把将其撕碎，往天上一抛。残破的蓝紫色花瓣漫天纷飞，就像她们破碎的友情，浪漫却稍纵即逝，如今已然支离破碎。原来是宿命注定要游离。她的双眸中充满绝望，像是被命运的玩笑捉弄。泪滴从眼角悄然滑落，她拖着长裙径直离开了会场。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像天神倾洒的水龙头，豌豆大小的雨点毫不留情地砸向她的脸颊，显得无比凄凉。她没有撑伞，精心打扮好的发型被水冲得垂下来。不一会儿全身都湿透了，但她毫无反应，始终麻木地前行，最终消失在苍茫的雨幕。